淡江時報 第 678 期

全方位作家鍾文音
用心記錄生命厚度

專訪

【記者謝慶萱專訪】走過巴黎、待過詩人艾蜜莉孤獨的房間、度過上海奢華的時光、聞過大溪地島嶼遠逝的芳香，鍾文音穿梭在不同的城市，用心感受生活的每一刻，藉由創作表達生命累積的厚度。

「大學畢業前我從來沒想過日後會成為作家。」鍾文音被喻為90年代後期崛起的潛力作家，畢業於本校大傳系，比起同輩的作家算是「晚熟的」，因為他們大部分從大學時代就開始寫作，而她卻是在1994年才開始正式投入書寫的領域，這一年她獲得《聯合文學》小說新人獎，開始大量寫作，先後獲得「聯合報短篇小說獎」、「中國時報短篇小說獎」、「長榮旅行文學獎」等大大小小獎項，並出版旅行散文《遠逝的芳香》、家族小說和散文《昨日重現》等，創作量之豐富令人稱奇。

其實大學時，鍾文音迷的是電影而非寫作，生活對她來說就是「瘋狂地看電影」，也因此培養出她對視覺的敏感度，習慣將雙眼化成攝影機，捕捉、停格每個生命感動的時刻。大學畢業後，她原本想當導演，但自知個性不適合團隊的工作，因而打消念頭，率性的她之後又為了滿足自身對媒體的好奇心而當起記者，曾在聯合報、自由時報擔任藝文記者。興趣廣泛的她，不適合安定，由於對繪畫色彩的追求，她1995年辭掉工作，一個人飛到美國，在紐約學生藝術聯盟研習油畫兩年。在異鄉，她習慣獨立的生活，也開啟她往後「一個人出走」旅行的大門。

「創作帶給我生命的存在感，如果我不寫作，我就什麼也不是。」內心渴望創作的她，自紐約回國後，於2000年開始，把攝影、繪畫的喜愛當作輔助，開始專心寫作至今。

第一本長篇小說《女島紀行》，是鍾文音寫作的分水嶺，她開始關注自己和女性家族的命運，企圖獨立於男性的集體眼光，用與生俱來的敏銳觀察力，加上女性特有的細膩思維，以洗鍊的文字深入女性讀者的核心世界，產生共鳴和對話。

鍾文音的作品內容廣泛，讀者類型也很多，有人喜歡她的旅行文學、有人偏好家族史的散文，有人傾心她的小說，但對她而言，「每一本作品都是獨特的」，都代表她每一時期對生命不同的領悟。

個性兩極的她，同時住著極安靜和極騷動的靈魂，她可以一個人在沒有人認識的咖啡廳裡安安靜靜地寫作，也可以說走就走，隨時揹起行囊遠走他鄉，在旅行中體驗生命的美好。

由於家庭環境使然，從小學到高中不知道轉了多少學校，在大學前她就這樣轉來轉去，這一連串的遷徙，以及成長之後的四處旅行，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她寫作的素材。喜愛旅行的她，覺得自己每次出走，都是為了安撫自己內心的騷動，她習慣用緩慢的步調，去了解每個城市，體會每個地方的可愛，也藉由獨自旅程中的疏離感，與自己內心深層的對話，找到更多的自我與記憶。

「每一本書誕生的前幾天都很開心，像是看到一個漂亮的孩子被送到我眼前。但是過幾天後，那種開心感就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，接下來我要寫什麼的焦慮，我可以超越前一本作品嗎？因此心情很複雜。文學作家天生就是複雜的人。」每當心情低落時，她就會想起莒哈絲堅毅的精神，以「情人」一書聞名的法國作家莒哈絲是她精神上的標竿，她很欣賞莒哈絲具有的強大爆發力，「一個女人能持續不輟地創作直至死亡，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！因為很多女性創作者在走入家庭後，為了照顧丈夫、小孩，往往與現實妥協，中斷自己熱愛的藝術工作。」

閒不住的她，最近又跟哥哥合作，成立一個「美學網」（http://www.bestlife.tw），將於6月1日正式開張，內容包括設計、文字、視覺、身體、心靈、旅行等多項美學概念，她認為近代美學是很大的產業，創意將會是全球的趨勢。「我四處旅行多年，卻一直沒有把外國的美感經驗和概念帶進台灣，因此想藉由這個網站將自己推進社會的運作中，不單侷限在個人對美學的熱情。」

將寫作當作一生志業的鍾文音建議對寫作有興趣的同學，要將眼光放長遠，不用急著現在就想寫出感人肺腑的文章，否則容易有焦慮和挫敗感，要慢慢醞釀、累積閱歷，並時常「磨筆」，也就是訓練自己習慣以文字記敘生活點滴，寫作多少會遭遇困難，但只要堅持著對寫作的熱情，就會克服障礙。待一切都蓄勢待發了，「命運自然會把你推到寫作的門口。」

2010/09/27

陳振堂攝